

最終見山還是山

文/李秀滿（呼吸照護病房住民家屬）

每年農曆春節期間，我總是喜歡沿著小路，循著關渡宮熙來攘往的香客的足跡慢慢地走，在一路房門緊閉的路邊小屋之後，柳暗花明的發現另一棟平凡的高大建築，平時緊閉的玻璃門例外的敞開著，簡單的紅絨柱掛著一幅導引的條子，圈起一條小徑，盡頭標著「廁所」，默默地展現它近悅遠來的氣度，毫不吝嗇地提供朝聖者的方便，還有比這更無私的善意嗎？這是關渡醫院給我的第一印象，所謂的見山是山。五年來這樣的觀感或許曾動搖過，但始終不曾幻滅。

五年前冬日的一個下午，我們一家人帶著剛做完氣切手術的母親，冒著寒風奔向關渡醫院，倉皇如暴風雨中的麻雀，尋找唯一的歸宿；八樓的呼吸照顧病房—母親落腳的地方，簡單的長廊，簡單的病房，簡單的病床，當時並沒有留下太深刻的印象，老實說，在面對自己的至親是個呼吸衰竭的病人的現實裏，其實並沒有太多的心思留給其它。我們太哀傷，住進醫院的同時還沒有想清楚自己要面對的是甚麼！不過，現實找上門來並不曾花掉多少的時間，我們與團工照護員為了病人應該幾天換一次衣服爆發第一次衝突，那是一次有理也說不清的糾紛。那不是我們作為病人家屬寄望於一家醫院的對待。之後類似的衝突偶而零星的發生，但也總是不了了之，這就是所謂的白色巨塔嗎？見山不是山！我心底對這身繫著我深深關心的母親餘生的地方有了第一次的動搖！

關渡醫院八樓的呼吸照顧病房是個奇妙的地方，這裡收容著大部分需要呼吸訓練的病人，伴隨著病人的看護和家屬，長期的住院生涯，使大家既陌生又熟悉。病房的日子總是千篇一律，同房的病友來了又走了，走了又來了，沒有人會說再見。不知從何時開始，原本那些不知所云的衝突不再發生了。然後我突然發覺自己逐漸融入八樓的生活步調中，在醫護人員辛苦而小心翼翼的態度裡解讀出她們的善意，彷彿有一隻無形的手催動著醫院的轉變。主治醫師每天查房的表情從最初的嚴肅到偶而的幽默是很神奇的，彷彿他們從雲間走入紅塵俗世，這是我第一次體驗醫護人員有血有淚的溫暖。特別是那些熱情忍都忍不住的年輕護理師，最讓人印象深刻。罔腰曾是媽的同房病友，是八樓的資深病人，單純而孤獨的依賴著醫護人員的照顧，絕少有人探視，在病房安靜而沉悶的時刻裡，幾位年輕的護理師習慣性地用他們細細的聲音喊著「罔腰，要加油！」總是特別令人感動，我總覺得那些沒有長輩尊稱的呼喚，在罔腰混沌的意識裡，是否如春風拂過她單調的病房生涯？多麼溫暖，而令人擔心這家醫院會如神仙

教母的南瓜馬車，會在午夜12點消失嗎？

五年多來，每當我握著母親無力卻溫暖的手，都不禁深懷感激，感謝關渡醫院所有我認識的，和那些我所不認識的工作人員，是你們的努力，才有了讓我們足以依靠的這一切，所有的榮耀歸於關渡醫院。